



梅林传

约·施拉夫斯坦著

人民出版社

K83.516.54/
1

梅 林 传

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
1891—1919

〔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著

人 民 出 版 社

FRANZ MEHRING
Sein marxistisches Schaffen
1891—1919

RUTTEN & LOENING. BERLIN

1959

根据柏林吕登和鲁宁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个别地方有删节。

梅 林 传

他的马克思主义创作1891—1919年

MEI LIN ZHUAN

〔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77,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01-000013-1/K·12

定价：5.70元

前 言

关于本书主题的选定，似乎已不需要再作详细的说明。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斗争，构成了我国人民历史发展的轴心。德国的一切重大的和涉及未来的、一切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事情，自1848年以来，都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苦难和斗争、失败和胜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我们这些有幸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设、曾为几代革命工人作出牺牲並参加战斗的人来说，同样有责任积极地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把过去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传授给青年人，并以革命领袖的榜样来教育和勉励他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为反对机会主义分裂德国工人运动而进行的斗争，是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最优良最值得自豪的传统。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皮克等人通过创建德国共产党，为革命的工人政党建立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可是，对我们左派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史家的著作，我们尚未做过彻底的全面研究和评价。要使左派杰出领袖们留下的重要学术文献有益于我们的战斗，有益于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和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梅林的多方面的丰富的作品来

说，情况也正是如此。

早在1922年，列宁就指责德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拖延罗莎·卢森堡著作的全部出版是不可原谅的。这种延误，甚至在1945年以后都还没有完全好转，而对梅林著作的出版发行来说，几乎更加严重。甚至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四卷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在1945年以后都没有再版，而以苏联来说，直到1957年才重新出了《马克思传》的新版本。至于梅林的那些反映二十年来德国历史并以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透视这一时期历史的政论性文章，却都还没有搜集。在这方面，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必须做大量的弥补工作。

本书至少会有助于填补有关梅林著作的现存一些空白。关于梅林参加工人运动前的成长时期，托马斯·霍勒在《梅林(1869—1891年梅林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书中已有详细叙述。我这本书只是试图给梅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按其重要特色勾画出一个全貌。梅林一生的写作范围极为广泛，涉及的方面非常之多，所以这种尝试可能显得太不自量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笔者还是决心这样做，不过必须提醒读者注意，我并没有奢望这部书成为记述梅林参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以后生平活动的一部内容全面而详尽的学术传记。

另一方面，由于思想和政治上的原因，我认为迫切需要对梅林的著作，至少对其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做一个全面探讨的尝试。这首先是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全面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梅林在各个活动领域中的功绩和他作为左派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整个历史地位。同时也因为，有许多文章和论述仅仅研究他的著作的个别方面，经常是片面地、支离破碎地、有时甚至是完全歪曲地加以反映。笔者认为，

不能再仅仅用个别更正和反驳的办法来对付这种情况，而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评价的办法来反击。

托马斯·霍勒已经指出：继斯大林1913年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错误作出评价之后，关于梅林，已发表过许多篇言过其实的否定文章。其中有乔治·卢卡奇写的简直是通篇错误地评价和歪曲的文章。这篇文章于1954年被收入作者的美学论文集，一字不改地重印，因此可能起了特别有害的作用。

毫无疑问，当时斯大林在信中对德国左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弱点所做的评价有许多是正确的。至于全面评价和一系列个别问题，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政治局报告中说的肯定是对的。他说：“象斯大林同志在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作用所作的评述，需要加以彻底的、科学的探讨。正确评价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作用是很必要的。对此列宁做过重要的指示”。本书的目的在于既不隐瞒左派的缺点，又要对他们的不朽的历史功绩给予公正评价，希望在这方面能有一些微薄的贡献。

面临的问题是采取编年体的写法，还是按梅林的个别著作领域来编排。笔者决定走第二条路。理由是：梅林的著作主要侧重历史方面。因此，尽管他的有关工人运动史和普鲁士德国史的著作产生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反过来又积极为革命斗争服务，但是这种同历史的结合和这种作为斗争武器的意义，与其说是指某个特殊局面，不如说是指他的活动的整个历史时期而言。所以，硬把广阔的学术领域内彼此相关的著作拆散，而采取编年的写法，恐怕说不过去。但是，关于梅林的那种与

具体历史情况有直接联系而不是间接联系的活动，即他在新闻界的政治活动，笔者在相应的章节中广泛应用了编年体的写法。

这里，笔者谨向对本书的完成有所帮助和在某方面给予鼓励的各位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应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让我充分利用左派领袖之间的通信中极有价值的资料。没有这些迄今绝大部分尚未发表的资料，本书的第三章就写不成这个样子了。

另外，我还应感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因为该所允许罗尔夫·德吕贝克先生替我从考茨基与倍倍尔的遗著和《通信集》中查阅并摘录梅林的信件。因此，这里我也要向德吕贝克先生致谢。

感谢华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马尔赫列夫斯基档案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梅泽堡和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使用他们现在藏有的原始资料。

莱比锡德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经常热心帮助我弄到很难接触到的文献，我很感谢他们。还感谢华沙的索菲·马尔赫列夫斯卡夫人和佛罗伦萨的恩尔内斯托·拉焦涅里先生为我提供梅林的尚未发表的信件的副本；感谢格罗普博士教授的友好的建议。

我衷心感谢恩斯特·恩格尔贝格博士教授。他在本书撰写过程的各个阶段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极大的鼓励。

最后，我愿意表示个人的希望，希望本书能激起研究梅林著作的兴趣，加速实现他的主要著作的再版和完成他的政论文章的編集工作。

约瑟夫·施莱夫施坦

1959年2月于莱比锡

目 录

前言	1
绪论：1891年以前梅林的发展	1
第一章 梅林参加工人运动后的生活道路	12
1. 历史形势	12
2. 梅林参加工人运动后的生活道路	27
第二章 哲学著作和哲学观点	80
1.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哲学领域的状况	80
2. 梅林在反对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捍卫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斗争	90
3. 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态度	104
4. 梅林论唯物主义辩证法	115
5. 宗教和工人政党	118
第三章 文学史著作和审美观点	122
1. 审美观点	125
(一) 人民舞台和《莱辛传奇》	125
(二) 《美学漫步》	128
(三) 梅林文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135
2. 文学史著述	147
(一) 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	148
(二) 革命的文学和革命后的文学	166
(三) 自然主义	172

DM 60/27

(四) 无产阶级艺术	177
第四章 普鲁士传奇的破灭	181
1. 普鲁士历史的主线	189
2. 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传奇	200
3. 普鲁士的崩溃和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	204
4. 宪法冲突、帝国建立和俾斯麦的作用	221
第五章 梅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	231
1. 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	231
(一) 1848—1849年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的 德国工人运动	236
(二)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	245
(三) 英勇反对反社会党人法	253
(四) 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党	258
2. 梅林对拉萨尔和拉萨尔的工人联合会的态度	261
(一) 拉萨尔的思想体系	262
(二) 梅林论拉萨尔的社会和政治纲领	265
(三) 梅林和拉萨尔的政治策略	273
(四) 企图维护施韦泽的名誉	284
(五) 对爱森纳赫派的错误评价	288
(六) 梅林在拉萨尔问题上持错误立场的原因	290
第六章 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	299
1. 反对容克—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 “世界政策”	302
2. 反对修正主义和议会幻想	311
3. 为了办一份革命的工人报刊而斗争	323
4. 第一次俄国革命、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关于	

群众罢工的辩论	326
5. 反对党执行委员会的缓和战略和机会主义	340
6.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背叛	349
7. 十月革命	370

绪 论

1891年以前梅林的发展

弗兰茨·梅林不曾料到，有一天他会成为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先驱。1846年2月27日，他出生于波美尼亚的施拉威一个乡村牧师和法学家的家庭。他的父亲原是普鲁士军官，后来自愿退伍，担任高级税务官。

梅林在《莱辛传奇》前言中谈到他童年时代的精神政治气氛时说：“在波美尼亚内地小城的狭隘的精神禁区里成长起来的，长久地吮吸着普鲁士爱国精神的纯净乳汁。我还以《普鲁士对德国的功绩》这样一个绝妙的题目撰写了我的中学毕业论文。它写得是那样虔诚，获得了甲等分数。”^①他的童年时代不仅带有浓厚的普鲁士色彩，而且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梅林本人说过，孩童时代，他常常住在几家乡村牧师的家里。^②神学是他双亲指定必学的、甚至也是他自己追求的学习目标。他写道：“作孩子的时候，我就注定要攻读神学，而且也喜欢攻读神学。我满怀一个大有作为的文科中学生的雄心壮志，想在什切青教区委员会出色地通过神学考试。但我放弃了这个功名，当时我自信已认识到，深究一门科学的全部奥秘，而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是 $3 \times 1 = 1$ ，那就必然造成不可救药的头脑错乱。这样我有一天会连世俗生

^① 弗·梅林《莱辛传奇》1953年柏林版第13页。

^② 《新时代》第12年卷第2卷（1894）第144页。

活中简单的、感性的马车夫逻辑也不再应付和理解了。”^①

读完了（波美尼亚的）格莱芬堡文科中学后，1866年秋至1868年复活节，梅林在莱比锡上大学；之后，1868年11月至1870年7月，又在柏林攻读古典语言学。好多年后他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写了一部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书《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及它的主义》，为此，他没有经过考试（这件事在当时并不是例外）便在1882年8月9日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授予的博士学位，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哲学系的循规蹈矩的教师们当然不会料到，他们正是为了反对一种思想才表彰梅林的，而他不久竟成了那种思想的热情的先锋战士。

早在大学生时代，梅林就摆脱了狭隘的普鲁士的狂热爱国主义的桎梏，转向资产阶级民主。“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视野开阔了，”他后来写道，“我看《人民报》、《未来报》，起初我犹豫不决，不知该把我的文学处女作投给这两家报纸的哪一家”。不过，还是文学兴趣高于政治兴趣，这或许是“《未来报》的格维多·魏斯的无与伦比的洗炼文笔，”而不是这家报纸的政治倾向起了决定作用。^②梅林在大学时代就加入了以约翰·雅科比和格维多·魏斯为核心的圈子。这班1848年北德意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遗老，在六十和七十年代还把其精力和才能用在这没有一线希望的复兴工作上：鼓励德国资产阶级反对普鲁士容克统治的斗争、唤起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德国古典人道主义精神。

这“小小的正义者旗帜”——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称呼这一伙人——在历史上作无望的挣扎。德国资产阶级早就发誓放

^① 《新时代》第27年卷第1卷（1908/09）第769页。

^② 同上书，第33年卷第1卷（1914/15）第9页及下页。

弃1848年他们的不成熟理想，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企业。为了利润他们不惜牺牲那争取资产阶级自由的努力。1866年以后，他们抛却了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政治良心。以约翰·雅科比为首的一些人终于看清，自由资产阶级不再愿意反对霍亨索伦家族的专制主义和容克统治，他们不仅放弃了自己的民主主义的努力，而且由于害怕工人，已经公开敌视任何的民主。这些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中有些人靠近工人运动或者索性参加工人运动，这就是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的明证。再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有力地说明：从此以后德国的民主事业永远转到工人阶级的牢靠的手中了。列宁称约翰·雅科比是“受到1870—1871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①。雅科比有句名言：建立一个卓越的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可是，约翰·雅科比没能完全理解和肯定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道路和目的，而他的学生、当时还很年轻的弗兰茨·梅林却做到了，尽管是经过长期的迷惘和探索之后才做到的。

梅林在格维多·魏斯的直接领导下，在《未来报》——从1869年年底一直到1871年3月该报停刊——和在《天平》周刊——从1874年到1875年——从事新闻工作。他总是怀着非常热爱和崇敬的心情谈到他的老师。他说，象格维多·魏斯那种细腻、多采、无畏的文笔，自白尔尼和海涅时代以后，在德国再也没有出现过。^②1899年魏斯去世后，梅林写道：“谁能进这个学校真是好福气，尽管享受过这幸福的人没有一个敢同这位老师相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3页

^② 《新时代》第11年卷第1卷（1892/93）第332页及下页。

比。”^①格维多·魏斯主办的报刊代表着激进的民主潮流，也乐于为工人运动开辟专栏。格维多·魏斯与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森纳赫派的其他领袖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1869年8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次在魏斯的《未来报》上发表了那著名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性文章。但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不再喜欢一份严肃的民主派杂志，所以格维多·魏斯连同《未来报》以及《天平》一起失败了。

梅林的第一次值得注意的政治活动就发生在那个时候。他同格维多·魏斯、保尔·辛格尔等人一道抗议普鲁士兼并阿尔萨斯—洛林。1870年秋，在德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的国际主义示威后，约翰·雅科比也反对这次兼并。雅科比被捕了，因为他声称：“就在几天前我们进行的还是保卫战，为了可爱的祖国而进行的圣战；而今天它却成了征服战，一场为了日尔曼民族在欧洲称霸而发动的战争”。^②1870年10月17日，《未来报》对逮捕雅科比提出抗议。在这件事上，有上百个知名人士、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支持雅科比。这些勇士当中也有年轻的弗兰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恰如其分地写道：“这在当时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平凡行动；在那个时代，象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勇敢的反战主张和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认识，得到的回答就会是大砸窗户玻璃和凶狂无比的猛烈袭击”。^③

另外，在七十年代前半期梅林还做过议会通讯工作，并在

① 《新时代》第17年卷第1卷(1898/99)第545页。

② 转引自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1906年斯图加特第3版，第30页。

③ 《莱比锡人民报》1919年2月21日。

《法兰克福报》工作过。在这段时间里，他第一次接近工人运动。1875年5月和6月，根据格维多·魏斯的建议，梅林在《天平》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普鲁士王国的御用历史学家当中的首要人物——特赖奇克。在文章中，梅林就特赖奇克对工人运动进行愚蠢透顶的攻击展开了辩论。这些文章在报刊的发表给他赢得了社会主义者的名声，尤其是在文章经过补充加工，不久由一家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出版以后。

梅林的作品采用一种文学形式，使人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拥护社会民主党。文章作者始终匿名，假托一个工人的名字进行论战，从“自己的党”的目标出发，斥责特赖奇克对社会民主党抱有市侩的偏见。其实，梅林虽然接近工人运动，但这只是因为工人运动是他的敌人的力求上进、朝气蓬勃、喜好战斗的敌人，他绝不是已经站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当时他还受资产阶级“劳工之友”想法的束缚，误以为阶级矛盾可以调和。所以，充其量只能称他是个社会改良家，自由贸易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和不加掩饰的政治煽动家。后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梅林，对这本小册子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最近，我二十年来第一次重读了它，发现它还完全没有接触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它只是严厉驳斥了（不管用的是多么诙谐的口吻）那种曾引起特赖奇克共鸣的对现代工人运动所抱的一般市侩偏见。”^①

当时折中的平均社会主义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泛滥，梅林的这本充满战斗性的小册子被当成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原不足为怪。可是其后果却是错误地把梅林归入了党的追随者之列。

^① 弗·梅林《我的申辩》1903年莱比锡版第9页。

犯有这种错误的人在不久之后，当梅林又反对工人运动时，马上象对待变节分子和叛徒一样对待他，这是极不公正的。差不多三十年之后，在1903年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又搬出梅林的政治发展中的这个转变，诽谤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想借此打击党内全体马克思主义派。

实际上，当时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派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突然中断，甚至遭到严重的挫折。梅林在对资产阶级新闻界滥设公司的骗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行贿受贿的讨伐中，也把矛头指向当时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还对一家名誉至少不大好的小报发起攻击。这自然地使他遭到社会民主党方面的激烈谴责。在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报刊的辩论中，甚至他的用意的纯洁性也受到怀疑，这就使极其敏感的梅林万分恼怒，从而在一个时期把他推到了工人运动的敌人民族自由主义的怀抱里。

1877年初，他发表了短文《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同年扩充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及它的主义》一书。书中暴露了这个没有真正理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靠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家的痛苦失望。个人受委屈的心情也许能解释当时梅林写的书的狭隘而怀恶意的特色，但不能为它开脱责任。正是这部书说明（尤其是梅林在工人运动中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工作已千百倍弥补了这种不良特色，所以更应该这么说）一旦工人运动在他眼里成了主要的敌人时，这位才华横溢的民主派政论家甚至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事物的内在逻辑就是这样：它促使梅林在那几年大大向右转，好象是这本来就符合他的思想政治面貌。例如他有了不体面的社交关系，结识一些崇拜俾斯麦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和杀害

社会党人的刽子手。书中连篇累牍地谈什么“共产主义煽动家”，说他们教人们“鄙视上帝、鄙视人类和世界”，^①力图从工人的心灵中“除掉那些把他们同祖国和同胞连结起来的纽带。”^②梅林甚至不惜支持反社会党人法，宣称“通向崇高的文明的目标即在一项社会改革立法的基础上达到内部和解的道路，只有通过那个蛊惑性机构（指社会民主党）的废墟。”^③然而，甚至在这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持这样敌对态度的书中，也不难看出促使梅林后来加入工人运动行列的那些较深刻的动机。

他还相信：统治阶级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用这种办法，“工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提醒人们不要存着希望，以为单靠反社会党人法就能达到镇压的目的。他写道：“由于工人阶级对其目前状况的强烈不满，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才可能疯狂地扩大。一如既往，政治家的头等任务仍是从原因上认清和从根本上排除这种不满。”^④认为资本主义能这样解决问题的幻想，必定要被发展着的实际情况无情地打破。当梅林认识到这一点，看出社会改革顶多只能是一个可怜的安慰时，当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时，他既具有思想认识上的正直又具有坚强的性格，能同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把他的非凡的才能献给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

反社会党人法的野蛮执行，激起了弗兰茨·梅林清醒的民主主义正义感对该法的反对，这就加速了他的思想转变。自1882年以后，他坚决主张取消反社会党人法。从1883年起，他渐渐

①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1879年不莱梅第3版第183页。

② 同上书，第180页。

③ 同上书，第195页。

④ 同上书，第204页。